

從俄烏戰爭事件，省思佛典中的戰爭觀

釋昭慧*

摘要：

本（2022）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侵略戰爭，舉世震驚。烏克蘭隨即展開保衛戰，並且獲得了歐洲與北美盟友的強烈同情與大力援助。這場戰爭擾亂了世界局勢，至今尚未平息。

本文舉出三則佛典故事：一、長壽王為了避免戰禍而選擇退讓侵略者。二、憍薩羅國琉璃王攻打迦毘羅衛國，並且屠滅釋迦族。三、摩羯陀國阿闍世王意圖攻打跋祇國，派遣兩勢大臣向佛請示，佛陀開示「七不退法」。由此提出如下三個問題，並於佛典中探索完整的答案：

一、能否在戰爭發生之前，先將戰事消弭於無形？

二、面對無可抗拒的戰爭，奮勇抵抗或棄械投降，哪一種態度與行動更符合佛法？

三、面對戰爭這種古往今來都在發生的暴力，佛陀在經典中的應對（言教）與教導（身教），在現實世間有複製可操作性嗎？

關鍵詞：俄烏戰爭、七不退法、宗教自由、非武力抗爭、施無畏者

*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教授兼臺灣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Discussion on Buddhist Approaches to Warfare as Found in the Scriptures Using Examples from the Current Russo-Ukrainian War

Shih, Chao-hwei*

Abstract:

On February 24, 2022, Russia launched an invasion of Ukraine initiating a major escalation in the ongoing Russo-Ukraine War that began in 2014. This aggression shocked the entire world. The Ukrainian leadership took immediate action to protect and defend its own country and has since gained global empathy and solid assistance from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allies. This war has disrupted the entire world and has not yet been resol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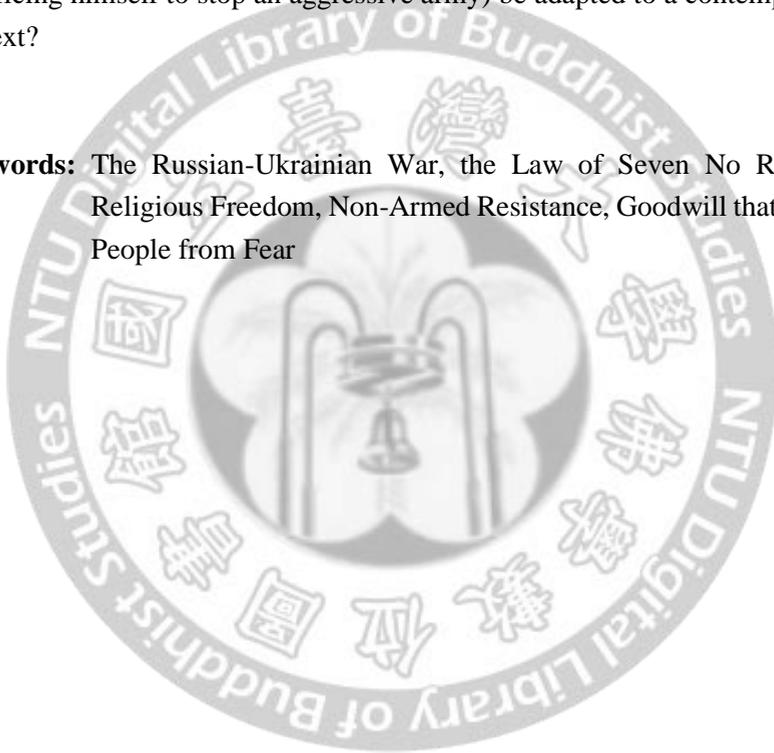
In this thesis, I will tell three classic stories from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use them to unfold four major points of discussion. The first story records that King Longevity chose to give up the throne to the invaders in order to avoi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from the war. The second story describes a time when King Viḍūḍabha of Kosala sent his army to Kapilavastu and extirpated the Sakyans. The other is regarding the Maghada-Vijji war during which King Ajātasattu from the Magadha Kingdom intended to conquer his neighboring Vajjika League. Therefore he sent his royal minister Vassakāra to consult with the Buddha, who gave an oral discourse on the Seven Conditions of Welfare (*Satta Aparihāniyā Dhammā*), which would ensure the prosperity of a country.

Ergo, the author raises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and hopes to find a complete answer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Taiwan at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1. Is it possible to prevent warfare before its commencement?
2. In the face of an unavoidable war, which attitude is considered closer to the Buddhist approach: fighting bravely or surrendering?
3. War has existed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Can the Buddha's teachings on standing up for peace in the face of warfare (he himself has served as a living example by using his physical presence and potentially sacrificing himself to stop an aggressive army) be adapted to a contemporary context?

Keywords: The Russian-Ukrainian War, the Law of Seven No Retreat, Religious Freedom, Non-Armed Resistance, Goodwill that Frees People from Fear



一、前言

本（2022）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侵略戰爭，舉世震驚。烏克蘭隨即在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領導下，展開激烈的保衛戰，並且獲得了歐洲與北美盟友的強烈同情與大力援助。這場戰爭擾亂了世界局勢，迄今尚未平息。

或許，台灣與烏克蘭有著相似處境，這讓筆者對烏克蘭受到敵國侵略，以及烏克蘭總統率領軍民抗敵的奮勇事蹟，感觸甚深，也讓筆者再次回顧佛典中的戰爭觀，以及佛陀面對祖國受到侵略時的言教與身教。

在本文撰述之前，有兩篇筆者講學與受訪時，談述相關主題的講記¹，本文在該二講記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佛典（特別是原始佛教經律）中的戰爭觀，並聚焦於如下四個問題：

一、能否在戰爭發生之前，先將戰事消弭於無形？

二、面對無可抗拒的戰爭，奮勇抵抗或棄械投降，哪一種態度與行動更符合佛法？

¹ 如上二文，屬於講記性質。

一、〈佛典中的戰爭觀〉，《弘誓雙月刊》第 178 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2022 年 8 月，頁 6-16），由《弘誓雙月刊》總編輯明一法師向筆者進行專訪，嗣後由慈濟大學鄭靜明教授進行筆錄，且逐一搜尋原典，而於註腳完整地貼出原典引文及其出處。副總編輯耀行法師針對此一專訪初稿而作修潤，並維持專訪體裁（約 8300 字）。以上三位法友，對本文之順利完成，有著不同程度的貢獻。特別是靜明教授，筆錄之外還查索經文出處，花了很多時間。謹此向三位法友獻上真摯的謝忱！

二、〈得不退法，以法為鏡——《長阿含》「遊行經」之當代啟示（上）〉，乃筆者於 2018 年 12 月 2 日，應香港妙華佛學會邀請，講述《長阿含》〈遊行經〉，嗣後經何湘兒筆錄，釋耀行整理，題為〈《長阿含》〈遊行經〉之當代詮釋〉。《弘誓雙月刊》第 161 期，2019 年 10 月，頁 4-19。

三、倘若不得已而發生戰爭，應該為了避免民眾傷亡而棄械投降，還是不計一切地降低戰爭造成的殺戮？

四、面對戰爭這種古往今來都在發生的暴力，佛陀在經典中的應對（言教）與教導（身教），在現實世間有複製可操作性嗎？

這些佛典記事業已年代久遠，經過輾轉傳鈔，在不同部派流傳的版本，或是同一部派版本的本異譯中，難免會出現故事情節的眾多差異，本文會將不同版本悉數羅列於註腳中。然而，除非其差異性敘事，涉及「佛典中的戰爭觀」的探討，否則筆者不擬逐一排列並比對其情節差異，否則全文勢將過於冗長，而且容易在考據過程中，稀釋了本文要旨——佛典中的戰爭觀。

二、「長壽王本生」的啓示

先談釋迦菩薩的本生故事——「長壽王本生」。

長壽（Dīghīti, Dīghati）王面對敵國梵摩達哆王（Brahmadatta）入侵時選擇退讓，以避免民眾慘遭戰火蹂躪。不料他退位隱遁之後，猶遭梵摩達哆王追殺。臨行刑時，他看到了隱藏在刑場邊的愛兒長生童子（Dīghāyu），遂婉轉吟偈，暗示他務必要放下仇恨。這段長壽王本生故事，在《中阿含經》、《增壹阿含經》、多部律典與「菩薩本生」系列經典中都有記載，² 相當膾炙人口。

² 漢譯原始經典中，有關「長壽王本生」的故事，載於《中阿含經》（《大正藏》第1冊，頁532下-535下）與《增壹阿含經》（《大正藏》第2冊，頁626中-629上）。

「長壽王本生」也被廣引於律典中，大都放在律典第二部（僧團規範分類彙編），穿插於拘睺彌（Kausāmbī）僧諍事件中。如《四分律》卷43的「拘睺彌捷度」（《大正藏》第22冊，頁880中-882中）、《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4的「羯磨法」（《大正藏》第22冊，頁158下-160上）、《十誦律》卷30的

故事大意是，梵摩達哆率領大軍來襲，長壽王不忍見兩軍交戰死傷無數，也不忍見人民因戰事而受苦，於是與臣子們討論，認為自己可以把王位無條件讓予敵國國王，好把對立降到最低。但這看法當然不為臣子們之所認同，於是長壽王只好秘密出走，帶著長生太子，隱遁於森林之中。在群龍無首的狀態下，臣民無心應戰，只好求降。

梵摩達哆對長壽王的退讓並不感恩，因為他很擔心，長壽王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無可取代，會留下後患。於是為了斬草除根，他便以重金懸賞，追捕長壽王。長壽王果被逮著，而且處以死刑。行刑之日，長生太子混在刑場之中，長壽王雖看到了，但也佯裝不識，只對著大眾說道：

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³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與巴利律典“Dīghāvu Vatthu”中，長壽王勸

「俱舍彌法」(《大正藏》第 23 冊，頁 215 中-下)。只有大眾部的《摩訶僧祇律》卷 13，放在律典第一部分(將僧尼規範逐條解釋，即「經分別」，或名「律分別」)一筆帶過(《大正藏》第 22 冊，頁 334 下-335 上)。

在這些律典中，只有《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與《四分律》將長壽王本生的故事原委作了詳細敘述，但《摩訶僧祇律》、《十誦律》則僅以「如《長壽王本生經》中廣說」、「廣說《長壽王經》」一筆帶過。由此可知，這些穿插於律典中的故事，似乎都來自菩薩本生系列經典中(大正藏輯入「本緣部」)，如《六度集經》、《長壽王經》《大莊嚴論經》、《出曜經》等。

而巴利聖典中，有關長壽王(Dīghāyu or Dīghāvu)的故事，見“Kosambiya Jātaka”(No.428)與“DīghIti Kosala Jātaka”(No.371)，後者包含佛為拘睺彌(Kosambī)比丘們滅除僧諍的故事細節，稱之為 *Saṅghabhedaka Jātaka*，但在 *Jātaka* (本生經)的註釋書中找不到。較為完整的記載，是在律藏中的“Dīghāvu Vatthu”(*Vinaya Mahāvagga*, V.i.341, No. 458-463)。

³ 《中阿含經》卷 17 (《大正藏》第 1 冊，頁 532 下)。

長生太子的內容大同：

汝莫見長，亦莫見短！以怨報怨，怨無由息；報怨以德，其怨乃已！順父母心，乃曰孝子；率情肆志，非吾謂道！⁴

顯然長壽王知道，長生內心是極為悲憤的。為了阻止太子展開報復行動，所以他故意說出這句話來，作為對太子的臨終遺囑。

長生並未因此打消報復意念，他想方設法接近梵摩達哆王並取得其信任，最終成為貼身侍衛。一次，國王狩獵時，與大隊人馬走散，累極躺臥長生太子膝上休息。長生太子趁他睡著了，便想揮劍刺殺他，但一連三次，都揮劍又止，下不了手，原來每次劍一舉起，他就猛然想起父親的那句話，「以怨報怨，怨無由息；報怨以德，其怨乃已。」

國王三次惡夢驚醒，告知：我做夢夢到長生太子揮劍殺我。前兩次，長生都安慰他並告訴他，自己在此守護，請他不要害怕。第三次，長生敘明真相：

長壽王子即我身是，王害我父母，我志欲殺王。三復遺勅，王所

⁴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4（《大正藏》第 22 冊，頁 159 中）。巴利典籍“Dīghāvu Vatthu”（V.i.341）中的這段偈頌，內容十分類似《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Don't, my dear Dighavu, be far-sighted. Don't be near-sighted. For vengeance is not settled through vengeance. Vengeance is settled through non-vengeance.”（我親愛的長生，不要！目光要遠大，目光不可短淺。因為復仇不是通過復仇來解決的，復仇是通過不復仇來解決的。）Thānissaro Bhikkhu, trans. 2013. “Dighavu-kumara Vatthu: The Story of Prince Dighavu.” Mv 10.2.3-20. Access to Insight (BCBS Edition). URL: <https://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vin/mv/mv.10.02.03-20.than.html>，2023.4.10 瀏覽。

以免；然此心難保，後或復生。願王圖之，勿貽後慮！⁵

他明白告知梵摩達哆王：自己就是長生太子，欲報父仇。但剛才我三次舉劍，都想到父親臨終要我以德報怨的告誡，因此三次都猛然收手。國王得知此一原委，不但對長壽王之死，深為慚愧懺悔，而且感動得主動將王位讓給長生，退出了這片他費心侵襲而擁有的美麗國土。

從上述「長壽王本生」的敘事來看，反對任何一方掀起戰爭，這是毋庸置疑的事。佛陀戒法以「護生」為要，諸戒之首為「不殺生」。既然愍念眾生，不忍眾生受苦，理所當然會反對任何一方掀起戰爭。

然而，是否因此而須效法長壽王，在面對侵略時，只能採取「不抵抗主義」？這一點，容有討論空間。至少在這則本生故事中，若非長壽王對太子有那一番臨終叮嚀，長生太子很有可能向梵摩達哆王復仇並奪回國土。那麼，在此過程中的相互殺伐，依然是免不了的。也就是說，「不抵抗主義」有時不但不能換得和平，很有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屈辱，或是帶來更大的災難。

然而這則感人的菩薩本生故事，在佛門中的影響鉅大。至今在漢傳佛教界，只要面對戰爭，佛弟子大都援引「長壽王本生」，這讓世人難免產生錯覺並強烈質疑：是否依於佛陀教法，即使面對侵略者，人們都應如長壽王一般無條件退讓。依此邏輯，似乎只能選擇屈辱求和，或者乾脆投降。倘若對比以下的另外兩則故事，就能知道，這樣的看法是非常偏頗的。

三、《長阿含》〈遊行經〉的啓示

原始佛典中，明顯且完整透露佛陀對戰爭之看法，且最具代表性的，

⁵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4（《大正藏》第 22 冊，頁 159 下）。

是如下兩則佛陀在世且身臨其境的記事：一、憍薩羅國琉璃王攻打迦毘羅衛國，並且屠滅釋迦族。二、摩羯陀國阿闍世王意圖攻打跋祇國，派遣兩勢大臣向佛請示，佛陀開示「七不退法」。

先談《長阿含經》〈遊行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是時，摩竭王阿闍世欲伐跋祇，……時，阿闍世王命婆羅門大臣禹舍……白世尊：「跋祇國人自恃勇健，民眾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大臣禹舍受王教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跋祇國人自恃勇健，民眾豪強，不順伏我，我欲伐之，不審世尊何所誡勅？」

爾時，阿難在世尊後執扇扇佛，佛告阿難：「汝聞跋祇國人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不？」答曰：「聞之。」佛告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君臣和順，上下相敬不？」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不？」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孝事父母，敬順師長不？」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阿難！汝聞跋祇國人恭於宗廟，致敬鬼神不？」答曰：「聞之。」

「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上，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阿難！汝聞跋祇國人閨門真正，潔淨無穢，至於戲笑，言不及邪不？」答曰：「聞之。」「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

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阿難！汝聞跋祇國人宗事沙門，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嘗懈倦不？」答曰：「聞之。」「阿難！若能爾者，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時，大臣禹舍白佛言：「彼國人民，若行一法，猶不可圖，況復具七？國事多故，今請辭還歸。」……禹舍即從座起，遶佛三匝，揖讓而退。⁶

這是佛陀在摩竭陀（Māgadho）國首都王舍城（Rājagahe Viharati）外靈鷲山（Gijjha-kūta），跟弟子阿難（Ānanda）之間的一段問答。在此可歸納出跋祇國所具備的七個特質（七不退法，巴：satta aparihāniyā dhammā）：1. 數相集會，講議正事；2. 君臣和順，上下相敬；3. 奉法曉忌，不違禮度；4. 孝事父母，敬順師長；5. 恭於宗廟，致敬鬼神；6. 閨門真正，潔淨無穢，至於戲笑，言不及邪；7. 宗事沙門，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嘗懈倦。

原來當時跋祇國人不順從摩竭陀國阿闍世（Ajātasattu）王，國王便興起了討伐跋祇（Vajjī）國的念頭，但畢竟征伐跋祇是件大事，阿闍世王難免有些顧忌，想聆聽佛陀的教誡與囑咐，因此派遣禹舍（vassakāra）大臣向佛陀請示。佛陀沒有正面回應，卻轉身和在身後執扇的阿難對話，話中點出跋祇國的七大特質，讓禹舍自行衡量攻伐跋祇的可行性，禹舍聽完佛陀與阿難的對話，驚呼：該國人民但凡實行七不退法中的一法，都不能圖謀侵略他們，更何況具足七不退法呢？（「彼國人民，若行一法，

⁶ 《長阿含經》卷2，《大正藏》第1冊，頁11上-16中；巴利藏中記載此一事件的，在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大般涅槃經），DN.16/(3)（《長部》第16經）No. 131-136。

猶不可圖，況復具七？」) 佛陀這番對話，善巧地打消了阿闍世王攻伐跋祇國的企圖。

(一) 四個歸納

針對〈遊行經〉的七不退法，筆者於前述拙文〈得不退法，以法為鏡——《長阿含》「遊行經」之當代啟示〉中，歸納出了四個讓國力不會衰退的理由：

1. 上下（與橫向）溝通，消除隔閡

一個國家，不宜任由執政者獨斷獨行。政府與民眾之間，主管與部屬之間，平行單位的部會與部會、局處與局處之間，都必須有良好的溝通，這才能消除隔閡，而不會陷入本位主義的思維。而溝通的最好管道，就是「數相集會，講議正事」（第一不退法）；在態度上則要「君臣和順，上下相敬」（第二不退法）；也就是相互體諒與尊重。

其次，全國上下倘若能「奉法曉忌，不違禮度」（第三不退法），「孝事父母，敬順師長」（第四不退法），也就是在公領域遵奉法律，重視禮節，在私領域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必能形成互動良好、和睦相處的社會風氣。

如此而上令下達，上行下效，國家方能長治久安。這就是經中所形容的「長幼和順，轉更增盛，其國久安，無能侵損」。

2. 生敬畏心，民德歸厚

而「恭於宗廟，致敬鬼神」（第五不退法）這一點值得注意。

佛教在諸宗教中屬於無神論，佛陀沒有皈依諸神，也不教弟子皈依諸神，基本上主張祭祀無用論；在修行上要「自依止，法依止」，依止於

自身的努力和正法的指引，而不是依止鬼神的庇護。既然如此，佛陀為何把「恭於宗廟，致敬鬼神」列為國家長治久安的要項之一？筆者認為，這表示：該國民眾擁有宗教自由；宗教在國內，並未受到政權的壓制與迫害。

此外，該國民眾若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之心，就不敢欺騙天地鬼神，做傷天害理之事。若能飲水思源，敬重祖先，就不敢讓祖先蒙羞，此如曾子所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也就是說，民眾因此而較能產生自律精神，不必然要訴諸綿密的國家監控與嚴刑峻罰。

3. 節制情欲，民風純潔

「閨門真正，潔淨無穢，至於戲笑，言不及邪」（第六不退法）。節制情欲，不讓自己放逸諸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免情欲朝病態發展，致令心性向下沉淪。佛陀制戒是合情合理的，他並未要求居士們完全禁欲，而只要求他們「不邪淫」，其目的在護念配偶、兒女與無辜他者。千萬不要因情欲泛濫，而產生個人或家庭悲劇。民眾若能如是，必能令「閨門真正，潔淨無穢」，亦即維持民風淳樸，家庭和樂。

4. 供養沙門，禮敬有德

「宗事沙門，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嘗懈倦」（第七不退法）。這同樣關乎宗教自由。沙門（梵：śramaṇa，巴：samaṇa），是生活淡泊的精進修道者，在印度，沙門不祇是佛教僧侶，各種宗教的修道者都稱作沙門。民眾對沙門恭敬供養，也不只是專門恭敬佛教的出家人，而是各種宗教的修道人。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佛陀把這樣的特色，也看作是國泰民安的要素之一。這表示：政權允許個人在不危害社會與他人的前

提下，追求心靈層面的超越境界；而民眾則對這些修道者保持高度的尊重，甚至提供生活方面的資助。

(二) 三項省思

1. 宗教自由與宗教效應

總上所述，佛陀所述治國良好的七個要項，宗教竟然占了兩項——「恭於宗廟，致敬鬼神」和「宗事沙門，敬持戒者」。這涉及普世宗教的兩類人物——婆羅門（*brāhmaṇa*）和沙門，亦即祭司與修道人。前者以供奉上帝或眾神為其職責，後者尋求心靈的超越境地。

民眾尊重宗教、善待宗教專業人士，竟然是國泰民安的要項。乍看不可思議，然而仔細思考前述理由，再證諸實際，就會發現：一個國家，倘若政權與民眾都能尊重宗教自由，連帶地會產生「節制情欲，民風純潔」（第六不退法）的效果，這是一股不可忽略的自律力量。《易經》〈觀卦〉「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⁷ 中國古代統治者，即便沒有宗教信仰，也不敢輕忽宗教帶給民眾的自律力量，因為這有助於穩定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穩定，即便於政權的長治久安。這也就是為何歷代政權喜歡以「神道設教」來強化自己的統治的原因。

2. 繞過言詞攻防，維持客觀立場

佛陀以「七不退法」回應禹舍，等於是對阿闍世王發起戰爭的意圖，不表苟同。然而佛陀為何沒有與禹舍直接對話？筆者認為，佛陀如果和

⁷ 引自《易經》〈觀卦〉「彖曰」。《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頁。URL: <https://ctext.org/book-of-changes/guan/zh?searchu=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

禹舍直接對話，將會是直接且立場鮮明地展開說服工作；這時，禹舍容易將彼此視為說服者與被說服者，產生抗拒心理。反之，世尊選擇不要直接與禹舍對話，而改以和阿難問答的方式，也就是用另一種較為客觀的立場，來向禹舍間接說明：倘若具足了「七不退法」，一個國家是不可能被其他國家成功征服的。這對侵略者與受侵略者，都將構成忠告。世尊繞過了舌劍脣槍的言詞攻防，採取客觀評價國力的另類處理方式，反倒更能讓禹舍理解阿闍世王意圖攻打跋祇的荒謬。

3. 客觀評價國力

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佛陀並未針對摩竭陀與跋祇兩國的軍事力量大小，來作「侵略行為是否可以得逞」的評估。這說明佛陀跳脫了「以暴制暴」的邏輯陷阱，直接從更根源處來說明「軟實力」(soft power)的重要性。軟實力，是指除經濟及軍事外，一個國家所具有的第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指文化、政治價值觀、意識形態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資源。這是 Joseph Nye 於 1980 年代後期提出的概念。⁸ 而「七不退法」，如前所歸納的四項要件，莫不涉及文化、(宗教)價值觀與民意趨向。

例如：民眾有追求心靈超越的言論與行動自由，有宗教薰陶下充分自律的良好品格，有維持良善社會風氣的共同意識，這些都屬於文化與價值觀方面的軟實力。

至於良好的上下(當然也包括橫向)溝通渠道，可以凝聚內部共識，團結對抗外侮。

對一個侵略者而言，各種理由都可以是發起戰爭的藉口，其最佳手

⁸ Joseph S. Nye,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Hachette UK (published 2009). ISBN 9780786738960. Retrieved 1 March 2020. 2022.8.3 線上瀏覽。

段，就是分化對方的內部民眾以擴大統一戰線。俄烏戰爭之前，烏克蘭內部確實沒有做好上下（橫向）溝通的工作。一些俄裔烏克蘭人自認在烏克蘭民族主義高漲的情緒下，受到歧視與打壓，烏克蘭政府面對這些民族情緒沒有處理得當，才會讓俄羅斯有機可乘，言過其實地宣稱烏克蘭是「新納粹」（Nazi symbolism）。

事實上，像在許多其他國家一樣，烏克蘭確實存在一些較小的極右團體。但他們在社會上僅扮演次要角色，他們的政黨在 2019 年烏克蘭議會大選時，均未能跨越 5% 支持率的門檻。⁹ 然而無論如何，這終究呈顯出戰前的烏克蘭，在上下（與橫向）溝通的問題上不夠謹慎小心，以致醞釀出強大的內部矛盾，而成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藉口。

相較之下，新加坡緊鄰大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政府在處理馬來裔新加坡居民的態度上，就相當地謹小慎微，政府寧願給予具有馬來血統的新加坡公民較為優厚待遇，也因此居住在新加坡的馬來人，並不因為自己是馬來人，而產生馬來西亞的國家意識，反倒是真心誠意地產生了「新加坡人」的國家認同。

四、佛陀面對祖國存亡的言教與身教

佛法講因緣生法，面對戰爭這種古往今來不斷發生的鉅大暴力，佛陀在經典中的應對與教導（言教與身教），在現實世間有複製的可操作性嗎？

以琉璃王（梵：Virūḍhaka；巴：Viḍḍabha）滅釋迦族的慘案¹⁰為

⁹ 烏克蘭是否「新納粹」？參見「德國之聲」：〈烏克蘭有多「納粹化」？實情帶你一次看〉，聯合新聞網，2022.3.10。URL: <https://udn.com/news/story/122663/6156009>。2022.8.3 線上瀏覽。

¹⁰ 有關琉璃王率兵攻打迦毘羅衛城且全面屠城以消滅釋迦族的慘案，漢譯律典

例，《四分律》卷四十一記載：

時世尊慈愍故，即先往琉璃王所行道邊，在惡樹下坐。時琉璃王至，見佛在惡樹下坐，即下車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世尊言：「多有大好樹無患樹等而不坐，何故在此惡樹下坐？」佛言：「大王！在親里蔭下樂。」彼作如是念：「世尊慈愍舍夷國故耳！」即迴軍還舍衛國。¹¹

（一）「肉身攔阻武裝勢力」的先驅

佛陀可說是「肉身攔阻武裝勢力以捍衛民眾」的先驅。他兩度感化琉璃王，而阻止了戰爭的發生。這樣的故事不可能百分百複製。因為在當時，琉璃王對釋尊懷有崇高的敬意。佛陀威德所自然流露的強大感召力，並非一般普通人之所可效仿。然而這種「肉身攔阻武裝勢力以捍衛民眾」的悲壯精神，卻是可以複製的。例如：菲律賓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場景——一群修女站在示威群眾前，企圖保護群眾的安全¹²；中國大陸在六四天安門鎮壓事件中，出現過一位舉世聞名的坦克俠；近年香港或緬甸群眾示威時，一些民眾（以及緬甸的僧侶、修女們）肉身阻攔鎮暴

多有記載，如《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四分律》，還有些是放在本生經系列中，如《法句譬喻經》、《出曜經》。巴利藏中，同樣記載於律典與本生經中。如律典的“Viḍḍabhavattu”與 *Jataka*（菩薩本生）系列經典，如 *Jataka* 465: *Bhadda-Sāla-jātaka*, *Jataka* 7: *Kaṭṭhahāri-jātaka*。還有單本流傳的經典，如（竺法護譯）《佛說琉璃王經》。

¹¹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中-861 上。

¹² Roces, M., “The Militant Nun as Political Activist and Feminist in Martial Law Philippines”. *Port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1(1), 1-26. URL: <https://search.informit.org/doi/10.3316/informit.3099895000858136>.

警察，以避免他們傷及示威青年。這些人就像兩千六百年前的佛陀一般，置生死於度外，站在危險至極的前端以遏阻暴力，確實令人感動與讚歎。

印順導師說：「正確的出世觀，必然配合著世間的淨化。」¹³ 佛陀倡導解脫，可是並未忽略人間正義。戰事發生當時，佛陀以慈悲與無畏的精神，一個人默默地坐在一株沒有枝葉蔭蔽的樹下，意圖阻止刀兵劫，這是最原型也最典型的「非武力抗爭」。

從古至今，都有這些具備相同精神特質的人，願意站在軍隊、坦克或鎮暴警察的最前端，對殘酷戰爭或國家暴力，螳臂擋車以力挽狂瀾。這樣的精神，雖不可能百分百複製佛典中所敘述的情境，但這種精神所引發的類似事件卻是層出不窮，至今都還延續不斷，佛陀隻身走到戰場前端的做法，與吾人今日所讚歎的上述勇士事蹟，實屬異曲而同工。

(二) 種姓歧視導致滅族戰禍

《四分律》卷四十一中記載：

爾時佛在舍衛國。迦維羅釋子新作堂舍，未有沙門婆羅門及諸人在上坐者。時毘琉璃太子最初坐上，諸釋種皆共瞋嫌：「我新作堂舍，佛未得坐，下賤婢子先坐中。」¹⁴

根源性的種姓歧視問題，是印度社會極其嚴重的共業。毘琉璃太子（即未即位前的琉璃王）的母親茉莉夫人，據說是迦毗羅衛國亡國之君摩訶男（梵：Mahānāman；巴：Mahānāma）家族的婢女，這就意味著波斯匿王以剎帝利的尊貴之身，迎娶卑賤種姓的女子為妻。傳說摩訶男家族中看守茉莉園的婢女黃頭（Mallikā），因施食如來的善業牽引，而巧遇

¹³ 印順導師，《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社，2003年版，頁8。

¹⁴ 《四分律》卷41，《大正藏》第22冊，頁860中-861上。

當時出外遊獵的波斯匿王，國王因身體疲乏，隻身一人進入茉莉園，而受到黃頭慇懃地侍奉。她為國王洗腳、洗臉、奉上飲水並為其臥息按摩，甚獲波斯匿王的喜愛。波斯匿王便以千金為黃頭贖身，並迎娶為妻。¹⁵ 另一說是摩訶男避免兩人的種姓差距太大，因此將茉莉收為義女，嫁予波斯匿王。¹⁶

¹⁵ 《四分律》卷 18：「時舍衛城中有一大姓婆羅門名耶若達，多饒財寶生業無量，田地穀食不可稱計。……時有一婢名曰黃頭，常守末利園。……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欲入城乞食。時黃頭婢遙見如來，心自念言：『我今寧可持此飯施彼沙門，或可脫此婢使。』即持飯施如來。……時波斯匿王嚴四種兵出外遊獵，從人各各分張馳逐群鹿，天時大熱王疲乏……留車在外步入園中。時黃頭遙見王波斯匿來……即前奉迎言：『善來大人！可就此處坐。』即脫一衣敷之令王坐。黃頭問言：『不審須水洗腳不？』王言：『可爾。』黃頭即以藕葉取水與王，王自以水洗。黃頭為王揩腳。黃頭復問王言：『欲洗面不？』……黃頭復問王言：『不審欲小臥息不？』王言：『欲臥息。』即復更脫一衣與王敷之，令王臥息。時黃頭見王臥已，在前長跪，按腳及處處支節，解王疲勞。……王即問言：『汝是誰家女？』黃頭報言：『我是耶若達家婢使，差我常守此末利園。』……王勅一人言：『汝速喚耶若達婆羅門來。』……王即出百千兩金與婆羅門已，遣使詣宮取種種瓔珞衣裳服飾，沐浴澡洗莊嚴女身，同載入宮眾臣衛從。……從末利園中將來故，即號之為末利夫人，年遂長大，王甚愛敬。」《大正藏》第 22 冊，頁 689 中-690 上。

¹⁶ 《增壹阿含經》卷 26：「佛在波羅奈仙人鹿野苑中。爾時，如來成道未久。……爾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是時，波斯匿王便作是念：『我今新紹王位，先應取釋家女。設與我者，乃適我心；若不見與，我今當以力往逼之。』……時，諸釋種聞此語已，極懷瞋恚：『吾等大姓，何緣當與婢子結親？』其眾中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爾時，有釋集彼眾中，名摩訶男，語眾人言：『諸賢勿共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為人暴惡，設當波斯匿王來者，壞我國界。我今躬自當往與波斯匿王相見，說此事情。』時，摩訶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時，摩訶男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寶羽車，送與波斯匿王，又白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親。』時，波斯匿王得此女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為

釋迦族人新作堂舍，在竺法護所譯的《佛說琉璃王經》中，更說明這是「共為世尊造立講堂」。¹⁷ 無論如何，講堂落成，這本來是一件喜事；而琉璃太子年幼無知，貿然坐上新堂舍也不是甚麼大事。然而只因琉璃太子母親茉莉夫人屬於低賤種姓，那些釋迦族新堂舍執事人有根深蒂固的種姓歧視，因此怒罵坐上新堂舍的琉璃太子為「下賤婢(之)子」。這在琉璃太子心中，自是無與倫比的鉅大恥辱，讓毘琉璃太子十分惱怒，也讓太子週邊的不信樂大臣在他登基後，有了持續離間兩國關係的縫隙可鑽，甚至導致釋迦族的亡滅。¹⁸

《四分律》裡呈現出印度種姓制度的重大共業。在印度歷史上，種姓制度已造成了不知凡幾的人間悲劇；祇因導致釋迦族受到全面屠殺的這場戰禍，就發生在佛陀的祖國，而且情節太過重大，這才會在佛典中

第一夫人，未經數日，而身懷妊，復經八九月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所殊特。時，波斯匿王集諸相師與此太子立字。時，諸相師聞王語已，即白王言：『大王當知，求夫人時，諸釋共諍，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使彼此流離；今當立名，名曰毘流勒。』相師立號已，各從坐起而去。」《大正藏》第 2 冊，頁 690 上-中。

¹⁷ 《佛說琉璃王經》：「聞如是：一時，佛遊迦維羅衛釋氏精舍，尼拘類樹下。……有舍夷貴姓五百長者，共為世尊造立講堂，自相興誓：『講堂成已，當請正覺於上設供，沙門、梵志、長者、居士、群黎人民，不得先佛妄昇此堂；若違要者，罪在不測。』」《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¹⁸ 《四分律》卷 41：「時有不信樂婆羅門侍從語言：『舍夷諸釋子，罵汝作下賤婢子，汝乃能忍耶？』」答言：『我今無力，不得自在。若我父亡，我作王時當語我。』後王波斯匿失王位，琉璃太子即自作王，不信樂大臣白言：『先諸釋種子罵王，王能忍耶？今可往罰。』王即集四種兵，出舍衛城往舍夷國。……不信樂大臣婆羅門，第二、第三如是語：『諸釋種先罵王作下賤婢子，今可往罰。』時王即復集四種兵往舍衛國，去迦維羅衛國不遠，作少營自障住。」《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中-861 上。

被記錄下來。

印度的種姓歧視非常嚴重，因種姓歧視而爆發的民間衝突層出不窮。直到今天，依然可在媒體上看到種姓歧視引生的殺戮悲劇。

2015 年 10 月，有兩名賤民幼童被高階種姓的村民活活燒死，但遇上這種荒謬的事件，司法系統卻不太願意處理。

2018 年「賤民」階級的庫瑪爾 (Pranay Kumar) 24 歲，與吠舍種姓的女孩瓦西尼 (Amrutha Varshini) 真心相愛而締結婚盟，但兩邊的父母都不同意這門婚事。2018 年 9 月 14 日，當兩夫妻從小鎮裡的醫院走出來時，忽然有一名男子，拿著一把大刀就從背後襲擊庫瑪爾，砍殺致死。瓦西尼認為，她的父親以及叔叔涉嫌謀殺她的丈夫。瓦西尼並且成立了一個 FB 專頁“Justice for Pranay”，希望能喚起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注意。¹⁹

兩年後，又發生一樁跨種姓婚姻導致親戚介入謀殺的慘劇。28 歲的希曼斯 (Hemanth) 來自「維沙」(Vysya) 種姓，他與來自「雷迪」(Reddy) 的 23 歲高種姓妻子阿凡蒂 (Avanti) 相識 8 年後墜入愛河，卻因為印度特有的種姓制度，不得不隱瞞戀情。他們在 2020 年 6 月不顧家人反對結婚。新婚 3 個月後，阿凡蒂的父母與舅舅，高薪僱傭大批殺手，策劃了一起綁架謀殺事件。警方逮捕了包括阿凡蒂的父母及舅舅在內的 13 人。警方表示，這起事故源自阿凡蒂的父母對這樁婚姻的不滿，他們覺得阿凡蒂下嫁低種姓男子有辱家門，於是決定除掉希曼斯。阿凡蒂甚表痛心，希望自己的父母受到應有的制裁。²⁰

¹⁹ 以上二則慘案，參見深海大花枝：〈印度沒有自由！上流種姓女戀上「賤民」結婚，岳父當街砍死老公〉，Ettoday 新聞雲，2018.9.18。URL: <https://www.ettoday.net/daemon/post/38509>。2022.8.3 線上瀏覽。

²⁰ 本則新聞參見 Ettoday 新聞雲：〈女兒下嫁低種姓男，父僱殺手撕票女婿 女：

這些恩怨情仇，莫不來自同樣的根源問題，那就是帶著強烈歧視色彩的種姓制度。此一根源問題如果不予解決，印度因種姓制度所造成的悲劇，恐將永無休止。

述說琉璃王滅釋種起因的相關文獻，還有《釋迦譜》卷二，經中援引〈釋種滅宿業緣記〉的記載：

我等先應請如來於中供養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無窮。……是時琉璃太子往至講堂，即昇師子之座。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門外，各共罵之：此婢生物敢入座。撲之著地。²¹

這段敘述，明顯呈現出，當時施加到琉璃太子身上的，不只是語言暴力，還有肢體暴力。這必然會更為加深琉璃太子對這些釋迦族人的恨意。此外，在竺法護所譯的《佛說琉璃王經》中，同樣記錄了釋迦族人對琉璃太子擅自登入新講堂所施與的瞋罵：

興怒罵曰：「吾等家產。有何異德，敢登此堂？本造斯殿，乃為佛舉。」²²

他們還雪上加霜地用極其藐視的手法來污辱琉璃太子：

怎麼不把我也殺了），記者葉睿涵綜合《新印度快報》（*The New Indian Express*）、《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報導，2020.9.28。URL: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27/1819211.htm>。2022.8.3 線上瀏覽。

²¹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 上-58 中。

²² 《佛說琉璃王經》：「舍衛國王，時有太子名維樓黎——產育之初，與琉璃寶俱，因以為號——領衛士定省外氏，方來入城，見視講堂，高廣嚴淨，都雅殊妙，世所希有，則於其上，頓止息涼。監講堂者，往白諸貴姓言：「舍衛太子來止講堂。」貴姓聞之，興怒罵曰：「吾等家產，有何異德，敢登此堂？本造斯殿，乃為佛舉，……而微者前尊，置體于此。」《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尋遣使者面罵辱之，催逐發遣，令不久滯；所蹈之地，剷去足跡；所履寶階，輒更貿易。²³

釋迦族人自己不出面，轉而派遣使者當面罵辱琉璃太子。不但如此，他們還變本加厲地剷除太子所踐踏過的地板，拋棄太子所觸碰過的珠寶。這就更鮮活地記錄了種姓制度下的高種姓人對低種姓人，有著何等嚴重的憎惡與鄙視之情。即便對方已貴為太子，也毫不例外。

當代從事印度佛教復興大業的英裔世友居士（Dharmachari Lokamitra）²⁴ 曾於來台訪問時，播放過一部印度「憲法之父」安貝卡博士（Dr. B. R. Ambedkar, 1891-1956）的故事。安貝卡帶領印度最低階層的達利族人（Dalit，或被稱為賤民，即不可觸者—Untouchable），於一座村落的水塘中取水，其目的是為了顛覆印度社會對達利的種姓歧視。他帶著達利族人以一種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閃」的方式，來到村落池塘取水，村民發現後，迅速群集過來，將他們暴打一頓。

那座池塘一向供應牛隻等家畜喝水，難道人不如牛嗎？原來，印度婆羅門教宣稱大梵天是造物主，此中婆羅門由梵天口造，刹帝利由梵天手造，吠舍由梵天腿造，首陀羅由梵天腳造。梵天並為他們規定了社會職業，永世不可改變；各種姓間也不可通婚。依於這樣荒謬的神話與教義，導致其他種姓視接觸賤民為莫大禁忌，認為只要碰觸任何賤民所觸碰過的東西，自身靈魂也將會被污染；職是之故，賤民到水塘取水，業已污染了水源，村民如果再汲取飲用，將會玷污他們的靈魂。

這也就是為甚麼釋種會將琉璃王子的「所蹈之地，剷去足跡；所履寶階，輒更貿易」。原來，只要是琉璃王子所觸碰過的一切，都會被視作

²³ 以上所引經文，詳見《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²⁴ 江曉音翻譯整理：〈追隨佛陀的腳印——世友先生口述訪談錄〉，《弘誓雙月刊》第 128 期，2014 年 4 月，頁 8-31。

「玷污靈魂」的禁忌。種族歧視的鉅大共業，宛若陰魂不散的千古夢魘。

由以上所述事件，我們也驚見，「七不退法」中雖然連列兩項宗教要素，然而那也得看是甚麼樣的宗教。倘若教義正向，宗教自然可以增強自律，導正世風，然而倘若教義錯謬，用教典（或教主）權威來增強種姓、種族、性別與物種歧視，亦足以貽害萬年。

以上三部佛典——《四分律》、《釋種滅宿業緣記》與《佛說琉璃王經》，若將有關「琉璃王滅釋種」的經文進行比對，可以看出：這三段場景烙印在琉璃王心中的陰影，是一經比一經鮮明，一經比一經嚴重。尤其在《佛說琉璃王經》中，種姓制度的醜態更是畢露無遺，讓人可以理解，琉璃太子面對加諸其身的嚴重羞辱，為何如此憤恨。經中描述：

琉璃太子聞其罵音，姿色變動，心懷毒恚，勅太史曰：深憶記之，須吾為王，當誅此類。²⁵

「須」，即「等待」義。琉璃太子發誓在登基之後，一定要誅殺這些釋迦族人，也就是自恃尊貴種姓而對他橫加侮辱的人。

（三）領袖與近臣的性情與品格要素

然而，琉璃太子本身的暴戾性格，也讓此事擴大了打擊面。從他無情對待恩重如山的父王，以及因細故弑殺自己的親兄弟的兩段紀事，其暴戾性格已可見一斑。

《四分律》中只是簡單提到，波斯匿王後來失去了王位。從《佛說琉璃王經》中可以找到更清楚的脈絡。原來，波斯匿王是被琉璃太子逼宮而失去王位的。琉璃太子在父王在世時，就已覬覦君主權威。經中記載，太子發兵篡位後，波斯匿王逃往迦毗羅衛城，卻「值冥門閉」——

²⁵ 《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14冊，頁56上-58中。

正值日落之後，城門業已關閉。當晚國王因進用不潔飲食，導致頭腫發脹，腹部疼痛，最終薨於城外。²⁶ 若從本經以觀，波斯匿王之死，雖非琉璃太子所親弑，然其篡位之舉，直接導致父王流亡，慘死異國城外，他依然是難辭其咎的。

從眾緣生法的多重角度加以分析，在釋迦族滅慘案中，雖然前述種姓歧視的共業所感，確乎是關鍵性因素，但是倘若沒有琉璃太子的狠戾性格，也未必會衍生出釋迦族滅的嚴重結果。一般人面對他人的辱罵，誠然不易容忍，但也未必會因此而生起對對方的仇殺意念，並且還擴大到整個族群「格殺勿論」。想來這還是與琉璃太子本身的暴戾性格有關。《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中，還記載了一段他因莫須有的理由而殺死兄長祇陀的故事。²⁷ 祇陀，即佛經中時常提到的「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捐地人。琉璃王對自己的父王與和兄長都下得了狠手，更何況是他所認定的仇人呢？

²⁶ 《佛說琉璃王經》：「琉璃太子時歸還宮，無所瞻覩，問左右曰：『父王、太后今為所湊？』曰：『造佛。』太子聞問，欣率所領，不復解嚴，遂至精舍，曰：『宜知是時。』於是，太子逼害翼從、王之近臣，五百餘人，一時夷滅。……佛說經已，王稽首退，不見侍輔，而僵尸狼籍。……太子列五百人置門鎮衛，勅門監曰：『若父王來，勿聽使人。』王曰：『若不得入，吾將焉如？』曰：『詔大王當令出境。』……王后末利白王曰：『幸勿愁憤，可共俱逝還我父國。』即便進發，七日七夜，到迦維羅衛兜薩聚，值冥門閉，亦不得入。……止於水傍人洗菜處，得迸蘿蔔食之，臃脹腹痛而薨。」《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²⁷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是琉璃王壞迦毘羅越已，還詣舍衛城。爾時祇陀太子在深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是時琉璃王即時拔劍取守門人殺之。祇陀王子聞琉璃王在門外，便出與王相見，……琉璃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而不佐我耶？』祇陀報言：『我不堪任殺害眾生。』是時琉璃王極懷瞋恚，即復拔劍斫殺祇陀。」《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 上-58 中。

因此，僅以種姓歧視的「共業所感」來概括描述這場「種族清洗」的慘烈戰爭，這樣單點分析事件原委還是不夠的。在釋迦族滅慘案裡，琉璃王本身的狠戾性格，當然也是爆發這場戰爭的關鍵要素。

反觀俄烏戰爭，也許烏克蘭政府對國內的族群衝突，沒有做好妥善的溝通、處理；也許有些政客不負責任，為了吸收特定族群的選票而推波助瀾。然而倘若俄羅斯不是由普丁（Vladimir Putin）掌政，換作是別人擔任俄羅斯總統，未必會釀造出這麼重大的戰禍。普丁肯定有他個人的性格問題。原來，普丁集權統治長達 22 年，雖然在位期間，職位有所變動，但始終沒有離開過權力核心；民眾雖然有反抗聲浪，但也都被鎮壓，難以顛覆政權。這也造就了他的霸道、獨裁風格。

此外，忠言逆耳，不為領導人所喜。反之，媚言諂曲，卻容易博得領導人的歡喜。這也就是所謂的「親小人而遠君子」。佞臣往往喜歡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如《四分律》中，跟在琉璃太子身邊的「不信樂大臣」，就是個煽風點火的佞臣。若非他再三提醒登基後的琉璃王，不要忘記童年陰影與復仇大計，或許琉璃王早已淡忘了那樁令人極度瞋忿的陳年往事。而且在佛陀兩度走上戰場，成功勸退了琉璃王之後，若非這位「不信樂大臣」再三幫琉璃王點燃復仇的火焰，他很有可能心回意轉，接受佛陀的感召而就此作罷。

因此，領導人及其身邊關鍵人物的性格與品德，在一場戰爭中的影響力，與前述種姓（或種族）問題一樣不容忽視。

以此觀察俄烏戰爭，那些在普丁旁邊敲鑼打鼓的近臣，當然也是這次俄烏戰爭爆發的重要因素。明明是一場不樂觀的作戰情勢，卻無人肯向普丁實話實說，反而向他過度樂觀地評估發起這場戰爭的成功率。而戰爭失敗的後果，卻必須由普丁一人概括承受，可想而知普丁的暴怒，所以他們後來全被普丁悉數革職。照理在這關鍵時刻，作為忠臣良相，

就應該要誠懇而如實地就著兩國的軟硬實力，以及掀起戰爭後可能出現的國際制裁及其後果，作出全盤分析。就像佛陀這樣，客觀地分析跋祇國的軟實力優勢（七不退法），讓禹舍大臣有所警悟。但他們沒有克盡忠言職責，卻只是一味順著普丁，終將自食惡果。

（四）抗敵應戰與不殺生戒間兩難之倫理抉擇

佛弟子奉行「不殺生戒」，殺害動物尚且不可，何況是殺人？但是，一旦國家受到侵略，難道佛弟子要因持守戒律，而忍見家人與國人任人殺戮嗎？這確實是抗敵應戰與不殺生戒間的兩難倫理抉擇。

上述三部佛典，都曾提到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當時兵臨城下，迦毗羅衛國原本未必不能獲勝。《四分律》描述：

時迦維羅衛釋種等，皆能遠射，無枉發者，或有射一由旬中的，或有射七十里中的，或有射六十里、五十里、四、三十里中的者。時有射琉璃王營，有中蓋頂、蓋料、蓋子，或有中車轆，或有中馬勒、馬鞍、馬韁，或有中指印，或有中耳珠髻珠，破珠而已，終不傷肉。²⁸

釋種戰士擁有高超的射擊技能，但由於他們都是佛弟子，因此在向琉璃王大軍射箭時，儘量只傷及車蓋、車轆或馭馬工具，而不傷及對方戰士乃至戰馬的皮肉；極力避免眾生受苦。即使這樣，也已達致震懾敵軍的強大效果。

時琉璃王大恐怖問：「諸釋子去此遠近？」傍臣答言：「去此七十里。」王聞已倍更恐怖言：「我將不為諸釋子所害及我軍眾耶？」

²⁸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中-861 上。

時不信樂大臣白王言：「彼諸釋子，皆持五戒為優婆塞，死死終不斷眾生命。王但前進，勿以為怖。」即往圍迦維羅衛城。²⁹

當其時，琉璃王內心極為惶恐，若其近臣勸他退兵自保，或許能夠及時挽回全面屠城的重大悲劇；但該「不信樂大臣」再次挑撥是非，讓琉璃王在關鍵時刻，又憶念起了於幼時因釋族而蒙受奇恥大辱的往事。這時，復仇情緒再度受到激盪，琉璃王也因而決志持續圍城。

這裡有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做為持守五戒的優婆塞，戒律確實規範持戒者不得斷眾生命，然而這項規範，難道可以成為侵略者有恃無恐的工具嗎？在面對侵略戰爭時，不努力對抗敵人，就很有可能釀成軍民更為重大的傷亡，難道佛弟子必須為了個人持戒，而漠視家人與國人受到屠戮？

《釋種滅宿業緣記》中敘述了當時一個 15 歲童子的抗敵事蹟：

時迦毘羅越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聞琉璃王今在門外，即著鎧持仗至城，獨與琉璃王共鬪。是時舍摩童子多殺害眾人，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為是天耶？為是鬼神耶？遙見如似小兒。」是時琉璃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避之。³⁰

奢摩童子「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英勇奮戰來襲敵軍，讓琉璃王因極度恐懼而避入了地穴之中，可惜後面的發展，令人瞠目結舌：

時釋種聞壞琉璃王眾，是時諸釋即呼舍摩童子，而告之曰：「年幼小兒，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虫，況復人命耶？我等亦能壞此軍眾，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

²⁹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中-861 上。

³⁰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 上-58 中。

是念：『殺害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去！不須住此。」是時舍摩童子即出國去。³¹

原來，那些釋種戰士不但沒有感謝、讚嘆舍摩童子，反倒是惟恐殺人會導致自己遭遇「死入地獄」及「人間短命」的業報，因而阻止其反抗行徑，甚至驅趕舍摩童子。這無異是自掘墳墓，導致親痛仇快的惡劣行徑。

那些釋種戰士之所以不願動手，理由竟是因為他們害怕破了殺戒之後，會面臨地獄、短命的果報。乍看是精進持戒，一絲不苟的「好佛弟子」，然而「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這些平時食用國家俸祿的戰士，竟可為了避免自己遭受果報，而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來應付壓境大敵，讓全民陷入無比危境。怠忽職守，莫此為甚！

（五）戰士們的職務倫理與中道抉擇

「殺」為不祥之兆，無論在印度社會，還是就佛教倫理，都不會高估或認可與「殺」相關的職業。印度將與「殺」有關的從業者，名為「旃陀羅」(caṇḍāla)；就佛典以觀，雖然不接受種姓制度，依然列出一些所謂的「住不律儀者」，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云：

云何住不律儀者？謂有十二種不律儀家。一、屠羊；二、屠鷄；三、屠猪；四、捕鳥；五、捕魚；六、遊獵；七、作賊；八、魁膾；九、縛龍；十、守獄；十一、煮狗；十二、婆具履迦。³²

此中魁膾是指劊子手。縛龍指以習咒龍蛇為業。婆具履迦者，婆具履即是蟒類，恆於曠野吞食商侶；因此而出現專業殺蛇以向商侶索價的

³¹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頁 607 上。

³²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17，《大正藏》第 27 冊，頁 56 上-58 中。

人，名為「婆具履迦」。總之，這十二類「住不律儀」的職業，大都與「殺」有關。

然而弔詭的是，在如此厭惡涉殺行業的印度社會，同樣涉殺的武士，卻被推崇為「刹帝利」（梵：kṣatriya，巴：khattiyā），亦即軍事貴族。同樣地，就佛典所載，捍衛國家的武士，並沒有被羅列在「住不律儀者」的清單之內。可見得，即使佛陀非暴力、反殺戮的立場鮮明，但是在佛典之中，對於捍衛國家的戰士，還是有某種程度的肯定。想來應該是著眼於「護生」理念（亦即：國防力量可以保衛民眾乃至廣大生靈），而非讚歎殺生。更且依大乘精神，在萬不得已而別無選擇的情況下，菩薩確乎可能選擇「大開殺戒」，即使自己未來因此而遭受地獄、短命之報，也要致力保護無辜的廣大生靈。

退一萬步說，就算捍衛國家難免涉「殺」，一旦涉殺，就得面對殺生業報，那麼，既然如此害怕殺人會落入「地獄、短命」之惡果報，這些釋種戰士就不應該選擇從軍。即使面對國家強制徵兵的制度，他們也應貫徹自己的「不殺」信念，例如：台灣過往長期實施徵兵制度，在還沒有「替代役」制度的時代，眾多名為「耶和華見證人」的基督教派信徒，寧願終生坐牢，也絕不肯接受軍方徵召服役。

相較之下，面對這場族人慘遭鐵蹄蹂躪的戰爭，那些釋種戰士在此關鍵時刻，思考的竟然不是作為軍人的職業倫理，也不是保衛生靈的利他主張，而是自己免於受惡果報的自利考量。這未必符合佛陀「非暴力、反殺戮」的宗旨，原因是，它很有可能對侵略者釋放錯誤訊號，讓廣大民眾深陷兵燹之災。

（六）正氣凜然，寧死不屈，死後分別生天、證聖

〈釋種滅宿業緣記〉中敘述，釋種開門揖盜之後，敵軍立即展開了

大屠殺與姦淫擄掠的恐怖手段：

時琉璃王告群臣曰：「今此釋眾人民極多，非刀劍所能害盡，悉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蹈殺。」爾時群臣受王教勅，即以象蹈殺之。時琉璃王勅群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五百人。」時諸臣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³³

將民眾的雙腳埋於地，驅遣暴象踩死他們，這就是殺戮戰場的慘烈情況！女性更是不幸，不但要面對死亡，還得在死前備受凌辱。例如此中所述：選出五百釋女作為軍妓。

然而這五百釋女視死如歸，死命不從，因而慘遭砍斷手足耳鼻的酷刑，然後被丟棄於坑塹之中，身形裸露而無所遮蔽。³⁴《四分律》記載：

諸釋種被破剝脫，露形來至僧伽藍中。諸比丘畏慎，不敢與衣：「佛不聽我曹與白衣衣。」諸比丘白佛，佛言：「借衣，勿令露形來見我。」即便借衣。³⁵

佛陀指示比丘們的言教，足以說明，持戒必須回到佛陀制訂戒律的初衷，亦即「護生為本」。袈裟確乎不適合拿給俗人穿上，但眼睜睜看著極受酷刑的釋種姊妹，倍受裸身羞辱，此時若還斤斤戒規，不肯將袈裟取來覆護其身，反倒違背了「護生」原則。反之，立即將袈裟拿來覆蓋這些面目全非，四肢盡斷，鮮血淋漓而慘不忍睹的裸體釋女，方才符合

³³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 上-58 中。

³⁴ 《佛說琉璃王經》：「又察眾女人，机無手足耳鼻支體，身形裸露，委在坑塹，無用自蔽，世間苦痛如是，不仁之人，相害甚酷。」《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³⁵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中-861 上。

「護生為本」的戒律精神。相關的場景，在《佛說琉璃王經》中則作如是記載：

世尊哀愍諸裸露者，即以威神動忉利天紫紺之殿，帝釋及后、首耶之等，無數天子各齎天衣，俱共來下，以服覆遍裸露厄者。佛為眾女而說偈曰：諸仁目所見，現在變如是，畢故莫造新，後可長度脫。³⁶

佛陀哀憫她們而為其說法，帝釋天及其他天人紛紛下凡，用「天衣」來為她們覆蓋其身。《釋迦譜》的說法相同：「釋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女上」³⁷，此中並未提到「袈裟覆蓋」的戒律問題，直接改以「天衣覆蓋」的情節，這也表示：這些釋種女性寧死不屈的無畏精神，足以感動天地。

這些佛典所載，雖有細節上的出入，但都同樣記載：五百釋女雖然受盡酷刑，悲慘而死，卻全都「命盡得上生忉利天」。³⁸ 酷刑凌虐，是令人聞而色變的慘事，但死前的悲慘遭遇與死後的往生界趣，有時未必是一致的。一般而言，人之將死，倘若生起瞋心惡念，很容易勾牽過往惡業的負能量而落入三惡道中；淨土宗最為強調「臨終助念」，無非也是著眼於令將亡者正念相續，得生淨土。釋女當時的情況，乍看似與前述佛法通義相違。她們受到了如此嚴酷的虐殺，死前極度痛苦，竟然通通往生天界，而且是上升到忉利天。這說明了她們視死如歸而正氣凜然。人生至此，死亡也不過就是生命流轉的休息站。接下來何去何從，自有其感應道交的歸趨。因此當佛陀開示她們：「諸仁目所見，現在變如是，畢

³⁶ 《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³⁷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 上-58 中。

³⁸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頁 56 上-58 中。

故莫造新，後可長度脫。」³⁹ 也就是讓她們體念無常，放下怨結，好能真正地獲致解脫。她們聆聽佛陀教法後，立刻心開意解，了無遺憾地以無怨、無懼的正念正知，上生到了天界善趣。

《釋種滅宿業緣記》與《佛說琉璃王經》，對當時滅族的慘狀均有描述，兩部佛典間雖有些小出入，但都有「暴象踏殺」與「挑選五百美女」的記載。但那些慘遭暴象踏殺的，大都是主戰派將士，如《佛說琉璃王經》所述：

釋氏共議，當堅城守禦，當閉門稽顙，當密潛奔竄？躊躇狼狽，則各賦籌，驗定眾心。受籌者多，不受者少。以少從多，開門助惡成禍，內與外應，欲令敵勝。勸善者少，得開門入，格殺門衛五百人，斬害不訾，生縛貴姓三萬人，埋著于地，但令頭現，驅迫群象，比足踏殺，然後駕犁而耕其首，值此酷者，皆須陀洹。⁴⁰

當時釋種共議，是要堅壁清野，還是要棄守逃竄？在猶豫不決間，大家決定以投票（受籌）的方式來作決定。結果贊同棄守者居多，贊同守城者較少。少數服從多數，於是選擇開門揖盜。琉璃王因此得以大辣辣侵門踏戶。進城之後，立即展開腥風血雨的大屠殺——「格殺門衛五百人，生縛貴姓三萬人」，對這些被「生縛」的貴族，一律施以活埋、象踏的酷刑。根據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描述，這三萬人原屬主戰派。⁴¹ 這樣的推論不無道理。主戰派基本上已作最壞的「戰死」打算，

³⁹ 《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⁴⁰ 《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 14 冊，頁 56 上-58 中。

⁴¹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琉璃王入城以後，把守衛城門最堅強的五百人殺死，把主戰的三萬人生擒俘虜，琉璃王想要殺死這麼多的人不是一件容易

無論如何，他們並沒有因慘遭活埋、象踏的無比痛苦，而不幸落入三惡道，反倒證得了須陀洹（初果）。為何如此？這應該還是與他們坦然面對死亡，正觀無常、無我的正念正知有關。

（七）必須誠意溝通，整合內部歧見

琉璃王大軍瘋狂屠城，長達三日，釋迦族人已被屠戮殆盡。後因琉璃王的外祖父摩訶男（時任迦毘羅衛國王）向外孫求情，願意以身殉死，來換取殘餘民眾的一線生機，整起戰爭才告一段落。

《四分律》中，將這段捨身救民，卒而感化惡王的悲壯事蹟記載了下來：

時摩訶男釋子，是琉璃王外祖父，語諸釋種言：「汝曹莫但看琉璃王放大象踏殺人，當觀昔日業報因緣；諸釋種昔日所造定業報，今當受之。」

時琉璃王聞，語摩訶男釋子言：「欲得何願？」摩訶男言：「諸釋種已死，我今苦惱，何用願為？若欲與我願者，聽我入池水，隨入水時節中間，聽諸釋種出莫殺。」琉璃王念言：「水中不得久。」

「與汝願。」摩訶男即入池水，以髮繫樹根，遂於水下命過。琉璃王即問諸大臣言：「釋子摩訶男入水何乃久耶？」傍人看之，答言：「已死。」王言：「出之。」即出示王。時琉璃王見即生慈心，言：「摩訶男乃為親里故不惜身命。」即勅人放諸釋種。彼即受教放之。⁴²

的事，他即刻下令預備把這三萬人的足埋在土中用大象來踐踏而死。」第 43 章〈迦毘羅城的悲運〉，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

⁴²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1 上。

首先，摩訶男對於種姓歧視的強大共業，深有醒悟，因此以定業果報的道理來開導將死的釋迦族人，讓他們不要臨死留下對琉璃王的深厚怨結。這種反躬自省的態度，多少打消了琉璃王的狠戾之氣，琉璃王因此願意讓摩訶男得遂所願。這時倘若摩訶男為自己求情，必當免於一死。

然而摩訶男並沒有這麼做，他反倒是以入池自殺作為交換條件，請琉璃王首肯，讓那些殘餘釋族民眾，在其屍體尚未浮出水面之前，得以逃亡。為了讓大量的民眾逃出城外，他竟然將自己的頭髮繫縛在水面下的樹根上，好讓自己的屍體無法浮出水面。

這種殉身救民的做法，與佛陀親赴戰場柔言止戰的情節不同，但是精神相似，那就是，他們都是以慈愍生靈的恢弘情懷，讓暴戾狠毒的琉璃王網開一面。這就貫徹了《長壽王本生經》中佛陀的一貫教言：

若以諍止諍，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是法可尊貴。⁴³

佛陀對於釋種開門揖盜的做法，態度如何？這是耐人尋味的。至少，他沒有回國勸國人開門揖盜，而是奔赴戰場勸王止戰。如此推敲，佛陀的態度就非常明朗了。他反對侵略性戰爭，但並不反對國防力量的正當防衛。《四分律》載，在琉璃王圍城之時：

諸比丘以此因緣白佛，佛言：「彼若不與開門，終不能得。」⁴⁴

佛陀深知，釋迦族人的作戰實力並無問題。倘若不選擇開門揖盜，琉璃王的圍城攻勢是不會成功的。可見佛陀並不認同釋迦族人「未戰先

⁴³ 《中阿含經》卷 17（《大正藏》第 1 冊，頁 532 下）。

⁴⁴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中-861 上。

降」。

此外，「時城內人自不和」，⁴⁵ 這正是迦毘羅衛國不符合「七不退法」的重要關鍵。所謂「家賊難防」，內部爭執不下，甚至內神通外鬼，這才會讓敵人逮到可乘之機。內部一旦不和，就很容易產生重大隔閡，乃至族群仇恨，這是國家瀕危的致命要害。要化解內部民眾的隔閡與仇恨，唯有「七不退法」中的「數相集會，講議正事」，「君臣和順，上下相敬」，「奉法曉忌，不違禮度」，多作真誠懇切的相互溝通，少拋相互傷害的狼戾語言，如此方能平息憤恨情緒，產生和解共生的情懷。唯有如此，方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正途。

台灣的問題也是內部不合，並且不同政治理念所形成的不同陣營，往往互拋煽動族群的仇恨語言，如此積怨難解，惡性循環，也就激化了更多的對立與衝突。又由於欠缺真誠溝通而導致族群隔閡，兩造都將對方少數人的激烈言行，視作對方族群全體一致的想法，這就是《金剛經》裡所說的「一合相」見。

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⁴⁶

因該族群少數人的激烈言行，而生起了對該族群「一合相」的錯覺，卒而產生對該整體族群的極大仇視，如是族群對立，互怨互恨，經常是國家危殆的罪魁禍首。

五、結論

以上舉出三則佛典故事：

⁴⁵ 《四分律》卷 41：《大正藏》第 22 冊，頁 860 下。

⁴⁶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 冊，頁 748 下 752 中。

一、長壽王以德報怨，用退讓方式避免戰禍。二、憍薩羅國琉璃王攻打迦毘羅衛國，並且屠滅釋迦族。二、摩竭陀國阿闍世王意圖攻打跋祇國，派遣兩勢大臣向佛請示，佛陀開示「七不退法」。

其中「長壽王本生」，在佛門中的影響最為鉅大。至今在漢傳佛教界，只要面對戰爭，佛弟子大都援引「長壽王本生」，這讓世人難免產生錯覺並強烈質疑：是否依於佛陀教法，即使面對侵略者，人們都應如長壽王一般無條件退讓。依此邏輯，似乎只能選擇屈辱求和，或者乾脆投降。

然而在佛陀的教法中，長壽王的「不抵抗主義」，並非面對侵略的唯一選擇。反之，直言不諱地反對侵略（如佛陀直言反對阿闍世王侵略跋祇國）、冒著生命危險以勸阻侵略（如佛陀在祖國受到侵略時的作為），或是面對侵略而從容就義（如遭到屠城後以自盡方式善巧搶救倖存民眾的摩訶男，與嚴詞拒絕投降而被酷刑凌虐的釋迦族五百女性），也是面對戰爭的選項之一。

這些面對戰爭的差異性行為選項，可依「緣起、護生、中道」的佛法理論基礎，而予以合理解析，並回應本文所欲探索的三個問題：

一、能否在戰爭發生之前，先將戰事消弭於無形？

二、面對無可抗拒的戰爭，奮勇抵抗或棄械投降，哪一種態度與行動更符合佛法？

三、面對戰爭這種古往今來都在發生的暴力，佛陀在經典中的應對與教導（言教與身教），在現實世間有複製可操作性嗎？

第一個問題，可由佛陀所開示的「七不退法」獲取答案。其他兩個問題，則不妨從「長壽王本生」與「琉璃王滅釋迦族」的故事來作對比與反思。我們會發現，答案並非唯有屈辱求和或棄械投降。長壽王本生故事未必可以複製在每一個面對侵略的情境。屈辱求和或棄械投降，未必能換取和平，有時很有可能帶來更為鉅大的殺業，甚至糾結成世世代

代的深仇大恨。

沒有人願意看到戰爭發生，但人們仍得面對可能到來的戰爭。作為佛弟子，當然應該「反戰」；更精準地說，佛弟子應該「反侵略」，但並不表示，佛陀反對充分備戰。備戰，是為了嚇阻或擊退侵略者。刑期無刑，戰期止戰。為了避免一旦受到侵略，全國軍民死傷慘重，國家領導人理應帶領軍民充分備戰。

全球領導人與民眾，大都敬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此點絕非偶然。當戰事初發生時，美國政府預估烏克蘭首都基輔終將淪陷，願意助他逃到國外，成立流亡政府。這時，他拒絕了這項好意，決定堅守基輔，與全體軍民共存亡。這種與入侵強敵抗爭到底的強大意志，讓烏克蘭軍民一心，士氣大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領袖捍衛家國的堅定意志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如同佛陀所說：「彼若不與開門，終不能得。」。

澤倫斯基善待民眾的仁慈，抵抗敵人的英勇，對廣大世人「動之以情而喻之以理」的睿智，可說是智、仁、勇兼備，不但讓烏克蘭全民團結一心，在開戰之初諸事不具的艱困情境下奮勇抗敵，誓死不屈，這些言行舉止，在在處處深刻觸動了全球各地廣大民眾的心靈。許多西方國家政要，看到這位偉大元首率領下的烏克蘭，充滿著戰勝的希望，並且能夠達致「懲罰侵略行為，維持國際秩序」的效果，遂從「作壁上觀」的謹慎態度逐漸改變，順應民情而伸出援手，大力援助烏克蘭。

面對俄烏戰爭，許多人的想法是：烏克蘭其實可以割地示弱，何必招惹具備核武的超級大國俄羅斯？主戰而不主降，將會讓烏克蘭無以計數的軍民死傷慘重，數百萬民眾流離失所。乍聽之下，這樣的說法言之成理。然而細究下去就會發現，讓侵略者得逞，會讓侵略效應擴大，其下場很可能更多生靈塗炭，更多區域面對戰亂。民主陣營的國家，特別是鄰近烏克蘭的周邊諸國，為何大都強烈支持烏克蘭？他們深切明白，

如果此時沒有守住烏克蘭，緊接著厄運很有可能就會輪到他們頭上，所以他們有休戚與共的深切感情。

網路上當然不乏各種冷嘲熱諷，例如，指控這些支援烏克蘭的國家「偽善」，質疑「怎麼沒看到他們如此關心敘利亞與阿富汗？」不必懷疑，這就是因緣生法。敘利亞與阿富汗距離較遠，烏克蘭就在近邊，週邊國家對它們在意的程度有別，這也是人之常情。而歐盟與北約的介入，也同樣是基於「唇亡齒寒」的自然感情。他們當然會擔心，如果烏克蘭沒有守住，會不會出現第二個希特勒，接下來歐洲其他地區是否都會陸續淪陷？就連遠在東亞的台灣全民，也不免強烈關注烏克蘭戰況。這就與「是否週邊國家」無關，而與「是否處境類同」相關。

在關乎生靈災劫的重要時刻，縱容罪惡絕對不是仁慈，反之，「姑息養奸」，古有明訓。吾人從佛陀為僧伽制戒的其中兩項原則——「難調者令調順」與「慚愧者得安樂」，⁴⁷ 即可看出「揚善誡惡」的重要性。

惡行若不需要付出代價，往往只會助長更多、更大的惡行。讓惡行受到有效制止，方能保護無辜生靈，長養良善風氣，發揮慈悲精神。此所以「菩薩低眉」，還須配合以「金剛怒目」。如果不從「止惡護生」角度來審慎評估，應如何因應侵略性戰爭，卻輕易露出「不殺」底牌，讓入侵者有恃無恐，這無異是混淆是非，讓「反戰」成為廉價口號，其結局很有可能像開門揖盜的釋迦族人，引來了更多、更大的殺戮惡行。

那些開門揖盜的釋迦戰士，但思「自利」而無「利他」考量，換來釋迦族滅的慘痛代價。如果他們能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

⁴⁷ 《四分律》卷一：「自今已去，與諸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一、攝取於僧，二、令僧歡喜，三、令僧安樂，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增長，六、難調者令調順，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正法得久住。」《大正藏》第 22 冊，頁 570 下。

精神，或許可以扭轉乾坤。

佛典中也有棄城保民的感人故事。如「長壽王本生」。長壽王面對敵王入侵，採取了放棄王位的方式，以免民眾深陷兵燹。筆者認為：無論是戰、是和、是降，只要回到「反殺戮、非暴力」的利他考量，依於中道智慧，作出全盤的、審慎的考量，那麼，無論是主戰還是主降，都不會與佛陀教法產生必然的牴觸。反之，倘若只為「利己」盤算，棄整體民眾安危於不顧，但求自己脫困、免死，那麼，無論是戰，是降，都有愧於軍人職守，也不會是好佛弟子。

此外，佛弟子即使身處未受侵略的安全地帶，也不宜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觀音菩薩亦名「施無畏者」，佛弟子宜應效法菩薩「布施無畏」的精神，與受侵略者站在一起，提供精神打氣與人道協助。職是之故，台灣佛教的國際救援組織慈濟基金會，不遠千里飛向烏克蘭邊境，為難民提供種種人道協助；⁴⁸ 台灣佛教的心理與社會關懷組織《觀

⁴⁸ 慈濟基金會顏博文執行長於 2022 年 6 月 19 日投書《自由時報》，概述慈濟援助烏克蘭的具體作為：

「烽火初燃，全球華人規模與影響力最大的慈善團體慈濟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即由證嚴法師呼籲，希望喚起人人本具愛心善念，援助受戰火迫害的烏克蘭民眾。……

「由於當時正遇歐洲酷寒，慈濟將一批批的環保毛毯運往波蘭，再結合當地超商，發放現金購物卡，解決了物資運送的問題，更直接地，親手將溫暖送到手中。

「爾後，慈濟志工也陸續從美國、歐洲各國、土耳其及台灣各地出發，共有十二國家地區志工會合在波蘭，迄今援助行動仍持續進行，且擴及盧布林、華沙、斯塞新等難民聚集的城市。

「截至六月十二日止，慈濟共舉辦了一八五場物資發放，發放內容包括可以直接在波蘭知名超市使用，面額二千波蘭幣（約等同台幣一萬四千元）的購物卡與環保毛毯、睡袋及糧食，服務超過五萬人，為援助烏克蘭難民展開中

音線》，在其慈善音樂會上演奏烏克蘭國歌，用以表述主辦單位對這個偉大民族的敬佩與支持。⁴⁹ 這些作為，才是佛弟子面對看似「事不關己」的戰爭，所應有的積極態度。

長期計畫齊力付出。……

「慈濟一方的力量畢竟有限，加上考量逃離的烏克蘭難民多為老弱婦孺，以及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等因素，立刻啟動與國際及波蘭當地慈善組織合作計畫，及早進行受戰爭影響難民的人道援助行動。」全文參見顏博文：〈慈濟基金會牽手 11 國際組織 援助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自由時報》，URL: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523701>。2022.8.3 線上瀏覽。

⁴⁹ 是晚音樂會的「安可曲」，正是烏克蘭的國歌，大會手冊封面的顏色也是烏克蘭的國旗顏色。詳見釋昭慧臉書貼文：〈觀音線音樂會與烏克蘭國歌〉，2022.7.28。URL: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639663408/search/?q=觀音線音樂會與烏克蘭國歌>。

參考書目

一、藏經與古典文獻

《中阿含經》，《大正藏》第1冊。

《長阿含經》，《大正藏》第1冊。

《增壹阿含經》，《大正藏》第2冊。

《六度集經》，《大正藏》第3冊。

《長壽王經》，《大正藏》第3冊。

《大莊嚴論經》，《大正藏》第4冊。

《出曜經》，《大正藏》第4冊。

《法句譬喻經》，《大正藏》第4冊。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8冊。

《佛說琉璃王經》，《大正藏》第14冊。

《四分律》，《大正藏》第22冊。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大正藏》第22冊。

《摩訶僧祇律》，《大正藏》第22冊。

《十誦律》，《大正藏》第23冊。

Khuddaka Nikaya，巴利聖典協會（P.T.S）版。

Dīgha Nikāya 16/(3)，巴利聖典協會（P.T.S）版。

Vinaya Piṭaka，巴利聖典協會（P.T.S）版。

Ṭhānissaro Bhikkhu, trans. 2013. “Dighavu-kumara Vatthu: The Story of Prince Dighavu.” Mv 10.2.3-20. Access to Insight (BCBS Edition). URL: <https://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vin/mv/mv.10.02.03-20.than.html>.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17，《大正藏》第 27 冊。

《釋迦譜》，〈釋種滅宿業緣記〉，《大正藏》第 50 冊。

《易經》，《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頁。URL: <https://ctext.org/book-of-changes/yi-jing/zh>。

二、專書著作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台北：正聞出版社，2003 年版。

星雲大師：《釋迦牟尼佛傳》，高雄：佛光出版社，1995 年，佛光山全球資訊網 <http://books.masterhsingyun.org/>。

三、期刊論文

Joseph S. Nye,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Hachette UK (published 2009). ISBN 9780786738960. Retrieved 1 March 2020.

江曉音：〈追隨佛陀的腳印——世友先生口述訪談錄〉，《弘誓雙月刊》第 128 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2014 年 4 月，頁 8-31。

顏博文：〈慈濟基金會牽手 11 國際組織 援助流離失所的烏克蘭難民〉，《自由時報》，URL: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523701>。

釋昭慧：〈得不退法，以法為鏡——《長阿含》「遊行經」之當代啟示(上)〉，《弘誓雙月刊》第 161 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2019 年 10 月，頁 4-19。

釋昭慧：〈佛典中的戰爭觀〉，《弘誓雙月刊》第 178 期，桃園：弘誓文教基金會，2022 年 8 月，頁 6-16。

四、媒體／自媒體報導

Roces, M., “The Militant Nun as Political Activist and Feminist in Martial Law Philippines”. *Port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1(1), 1-26. URL: <https://search.informit.org/doi/10.3316/informit.309989500858136>.

「德國之聲」：〈烏克蘭有多「納粹化」？實情帶你一次看〉，聯合新聞網，2022.3.10。URL: <https://udn.com/news/story/122663/6156009>。

深海大花枝：〈印度沒有自由！上流種姓女戀上「賤民」結婚，岳父當街砍死老公〉，Ettoday 新聞雲，2018.9.18。URL: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38509>。

葉睿涵：〈女兒下嫁低種姓男，父僱殺手撕票女婿 女：怎麼不把我也殺了〉，Ettoday 新聞雲，2020.9.28。URL: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27/1819211.htm>（記者葉睿涵綜合《新印度快報》（*The New Indian Express*）、《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報導）。

釋昭慧：〈觀音線音樂會與烏克蘭國歌〉，2022.7.28。URL: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639663408/search/?q=觀音線音樂會與烏克蘭國歌>。

